

思旋天地 思旋

浸大未來發展方向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欣逢香港浸會大學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在12月4日舉行成立20周年盛典，誠有緣也。浸大及學生事務處聯合舉行紀念儀式，特別邀請了捐贈人吳多泰博士夫人芬姐前來主禮。

是日早上，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及一眾副校長等亦為主禮嘉賓。最難得的是前任浸大校長，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院長吳清輝教授也來祝賀。會場中還有一眾嘉賓學者以及浸會大學學生代表等，場面溫馨熱鬧。

芬姐甫見到吳清輝教授，忙恭喜他當選第13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主席團。吳教授開心不已，忙道：「最近較忙，我來道賀之後還要趕返珠海呢！祝芬姐健康快樂！」

錢大康校長致歡迎詞，熱情洋溢的話令芬姐感動不已。目前，錢校長公開發表浸大10年藍圖，指出浸大未來發展方向。特別注重科技人員的培訓，逾半學科三領域拓展。當下，在紀念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20周年盛典時，錢校長又語重心長指出浸大要朝着國際化的高等教育發展。他一再點讚20年前，有賴高瞻遠矚的吳多泰博士有遠見地捐助浸大興建這座國際中心。

自此，中心肩負起為參加大學學術文化交流活動的訪問學者及大學

交流學生，提供住宿服務的使命，亦成為香港浸會大學走向國際化的重要配套支援。錢校長又介紹香港浸會大學因應大學對宿位的需求增長，及配合研究院課程迅速發展，國際中心也需與時俱進，作出改善。每年中心亦為宿生悉心籌辦各種不同活動，包括社會服務、文化交流、本地遊及興趣班等等，令學生得到住宿以外的經驗。錢校長也報告將因應大學的發展，學生增多的需要，有計劃興建更多的學生住宿建築群。

芬姐應邀在典禮上致詞。她不忘初心，把先夫吳多泰博士籌劃捐助浸大，興建國際中心的動機和計劃，一一細訴真實的故事。當年吳家上下全都舉手贊成博士的義舉，芬姐更指出，我們少少的善款代表了我們取之社會，回饋社會的一點心意。期待能在社會上激勵更多工商界朋友，都能對教育貢獻一分力量。芬姐激動地說：「我十分多謝香港浸會大學各位領導，各位師生，給了我這個機會與各位分享感恩心，讓我們能造福教育。」芬姐滿懷激情地多謝國際中心的全體人員，全心全意為中心的發展完成使命。最令人感動的是走進國際中心，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學生都有回家的溫暖感覺，能解鄉愁。

芬姐希望，香港浸會大學在錢校長的領導下，不忘初心，砥礪奮進，續創輝煌！

方寸不亂 方芳

京都賞楓

日前和朋友到日本京都自由行，來了一趟賞楓美食之旅，因為是自由行，又在賞楓旺季，價錢有咁貴得咁貴，住宿一般的市區酒店，「豆腐團」雙人房間，一晚也要二千多港元，當然跟旅行團就便宜得多了。

朋友是日本通，半年前已經籌劃行程，預訂機票、酒店、交通車、餐館和旅遊景點，所以是次旅遊路路通，包車、的士、巴士、地鐵也有體驗。

到日本賞楓和賞櫻，首選還是京都。京都曾是古代日本的首都，作為帝王之都，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古建筑特別多，正因為獨特，不少景點特別適合遊客以和服裝扮遊覽。

旅遊景點遇上的和服少女和大媽，大部分都不是日本人，走近一聽，講普通話、廣東話和韓國語，都是亞洲地區遊客。對於穿着和服，就好像遊客到中國遊覽，穿上清裝宮廷服拍照，到韓國也會穿韓服玩玩；但我本人則對和服是有抗拒的，或許是有解不開的心結。無論如何，紅楓似火，和服艷麗，作為拍友，收穫是豐富的。京都著名的賞楓景點如南禪寺、永觀堂、清水寺，美不勝收，但可惜人山人海，不容易取景。作為拍友，自然對紅楓拍攝連連，日本通朋友為趕行程，告知賞楓景點五分鐘一個高潮，別死纏爛打。

行程中最貴的消費，莫過於吃了一頓名店的懷石料理，竟然是每人一千七百港元的消費。是否物有所值，見仁見智。懷石料理以食物、餐具精緻為標榜，菜的分量少，採用當地的當季新鮮食材。

「懷石」就是懷中抱著石頭的意思，話說，古時天寒地凍，廟裡沒有糧食，和尚喚來弟子生火煮石，然後將溫暖的石頭抱在懷中取暖，藉以消除飢寒交迫之感。以前的懷石料理只是輕食，簡單樸素的點心，小碟小菜，隨着時代的變遷，逐漸演變為宮廷貴族的美食，到今天更昇華成日本料理中的最高境界。

我們這次的京都懷石，都吃了些什麼？現在還是說不上來，只記得一道燒魚，魚也有美妙的形態；器皿怎樣精緻，似乎又不太懂得欣賞，只是想起一千七百元，肉還在痛。

書聲 蘭語 廖書蘭

對國歌國旗的一點看法

我對國歌、國旗的看法是，神聖的、莊嚴的、不容褻瀆的；換句話說，是要對它絕對的尊敬！它象徵着國家的尊嚴，代表着人民對國家的信仰。尤其是當我們陷入了絕境，看到了國旗，就自然產生了力量。

1937年10月28日深夜，女軍工楊惠敏冒着日軍的槍林彈雨，忍受蘇州河河水冬夜冰涼的冰涼，為了給困守在四行倉庫裡的抗日戰士打氣，身上帶着國旗游渡蘇州河，最後成功的將國旗交給了謝晉元，第二天早上，國旗飄揚在四行倉庫頂上。這個少女英勇的行為，使得本來困守的戰士，士氣大增，可說是振奮軍心。

這是在小學時教科書裡讀到有關國旗的故事。我也聽說說，另一個有關國歌的故事。記得我小學老師在課堂上說，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地，只要一聽到國歌，就立刻要肅立，這代表着尊重自己和尊重自己的國家。

近年來，我偶爾看見，有某國旗印在T恤上，印在熱褲上，感覺十分礙眼。難道這就是潮流嗎？我認為，即使是五花八門、日新月異的的潮流，也不應如此！近月來，香港足球隊作賽時發生的國歌被噓事件，就更不該發生了！

2015年9月8日香港隊對卡塔爾賽事，有球迷噓國歌及擲物，結果香港

足總被國際足協罰款39,900港元；同年11月17日香港隊對國家隊的比賽中再犯，再罰77,000港元。由此可見，噓國歌該罰，早屬國際標準規則，亦從無人異議。

大是大非在前，可惜亂象持續。2017年10月10日香港隊迎戰馬來西亞隊，球迷又再噓國歌，亞洲足協發出「嚴厲警告」，再犯將嚴懲，包括閉門作賽，甚至取消參賽資格。香港足總無奈亦束手無策，嚴重影響香港的足運。

我們是否需要們心自問：是不是我們都忽略了，我們所身處的香港，是屬於一個國家，我們所犯的錯誤，是只看到了兩個制度？

香港已有《國旗法》、《國歌法》，獨欠《國歌法》。特區政府對此是責無旁貸的，該就此盡快提出草案，尤其《國歌法》已在內地今年10月1日實施，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月第30次會議也議決，將《國歌法》以全國性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明確交由港、澳特區自行本地立法。

我期待特區政府官員、全體立法會議員，好好珍惜今次的本地立法機會，多聽取各方意見，令《國歌法》既顧及香港特區情況，又彰顯兩制的優勢。請快馬加鞭盡快實施，否則，有負國家重託之餘，亦令亂象持續惡化，後果堪憂。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喜愛線條的梵高

《情謎梵高》就不是以動油畫為賣點，以梵高朋友的兒子為傳述他給弟弟的信，信到時人已病亡的故事已令人盪氣迴腸，劇本就寫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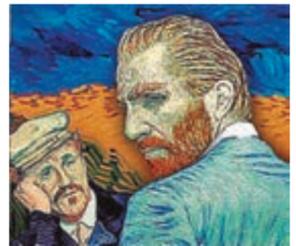
至於一百二十五位合作動畫大電影的油畫家，他們對梵高的熱誠和毅力無疑感人，可是到底梵高是梵高，說到功力，還真不是任何畫家能夠追摸到八九成，梵高用筆厚重，生命力過人之強的热量，從影片《情謎梵高》畫稿靜止片段看來，縱使一百二十五個畫家水準參差，集體筆力還是有很大的差距，蘇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骨與其皮？」用之形容百年難得一見的梵高也錯不了，骨皮當中的肉就更不用說。

這也難怪，就算在梵高那個時代，跟他齊名的畫家也不滿百，更何況今天？至今看過不少人學梵高，大不了也不過學到有皮無骨，或是有骨無皮，維肖是維肖了，就是未能維妙。

梵高畫好，也有他喜歡的畫種，他欣賞同期幾個印象派畫家不奇，喜歡日本的浮世繪才有點出人意料之外，唯一理由，也許因為浮世繪跟西洋油畫完全不同面目，入眼的新鮮感才令他感到好奇。浮世繪起源於十七世紀，梵高為線條着迷，

作品中早已顯現出來，但他怎麼沒為十四世紀喬托和波提且利畫中的線條美感動過？

梵高對線條喜愛程度已不自覺融進到顏色裡，有沒有發覺他畫中的色塊，幾乎都是長長短短線條的組合？不知道他與高更的爭論不是也因為過於執着批評過高更畫中的蘋果沒有線條，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迷上浮世繪線條的「柔」，而沒有感覺到自己線條「剛」的優點，自我要求過高的畫家，通常連自己本身的優點有時也發覺不到，只有旁人看得出來，梵高未必謙卑到這田地，但肯定絕不自大，所以才會欣賞浮世繪。可惜他無從接觸過更早期的中國古畫，否則古代中國畫家筆墨筆變化萬千的線條，一定更令他嘆為觀止。



畫工不能苛求，人物形似算了！（網上動畫原稿） 作者提供

百家廊

若荷

舊的家裡，曾經種了十幾盆花草。蘭草、蟹爪蘭、三角梅、長壽花，倒掛金鐘、四季春等等。有些花，更是在早些年前就種下的，現在已經長得葱葱蘢蘢，滿滿幾盆，茂盛而繁密。自從它們隨我搬進新家，便失去了原有的本色，整天萎靡不振。是陽台大了，陽光過於強烈，空氣缺少流通，還是冬天太冷，枝葉難以伸展了呢？不得而知，儘管我悉心管理，加倍愛護，任其莖葉蔓蔓，伸展，從不約束，卻始終不如從前在院落裡長得水靈。

好不容易挨過了一年，大概那些花草已經適應了樓上的生活，或者它們和人類一樣懂得了遷就，慢慢的，它們一天比一天充滿生氣，漸漸活泛起來。兩年時間，那些大盆小盆，便在我家的陽台和客廳裡生息繁衍，佈滿了角角落落。鐵或大理石做出精緻的架子，分別將它們支撐起來，使這些花草和我的家人一樣，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天地。當時間久了，室內佈置感覺單調乏味之時，我就給它們搬一次「家」，從彼處搬到此處，樂此不疲。

這搬來搬去的習慣，我只管獨自任性而為，也不知道它們到底會不會愉快接受，尤其是在家人熟知我的癖好之後，竟然突然在某一天的早上，趁我出門的時候，把我的花一盆不剩地搬到樓下去了。那天天氣很好，打開窗，微風徐來，心曠神怡，非常愜意，只是室內已然不見了花草，空的架子被他們零亂地扔在陽台，架子下面那些曾經沾着泥漬的地方，還有他們剛剛用水清洗過的痕跡……

因為夏季來臨，家家怕自個的花在陽台上長得憋氣，便紛紛把花盆轉移到樓下，那裡，緊挨着樓壁的地方有一圈水泥做的裙沿，或叫「花台」，可以擺放花草。花台其實設計得很好，既可以擱置花盆養花，又可以供人坐了休息，常見有人在上面擺一副棋盤，兩人抵首而坐，眼睛盯着棋盤兩陣對弈。花台實用，又不佔院子，因此受人喜歡。入夏，家家戶戶所養的花盡數轉移到這裡，把個花台點綴得青翠欲滴。鄰居們懂得謙讓，把正對我家窗口的地方留出空白，不用說，我家的花們也可以從容享受這裡的位

置、空氣、雨水和陽光了。

事情原本是好的，然而把花搬下去不到一周時間，我發現一盆長壽花的葉片發生了異常，原本厚實圓潤的葉片，有的薄了，有的萎焉，有的失去光華，面露憔悴，不但綠意全無，而且還像被陽光灼傷了一般，葉片灰白，仔細看，那灰白的葉片已經在整株花中出現好幾處了。我不由驚呼，趕忙把花搬回了家中，另外兩盆長壽花也給它來了個「捲土重歸」。一番清理之後，置於客廳留待觀察，過了幾日，忐忑中見客廳裡的盆花並沒出現大的變化，這才安心地把它們搬回陽台，打開窗為它們通風，給它們創造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

但接下來的行情，卻是讓我痛心不已。那天清晨，我走到陽台看遠方的風景，無意中卻發現一個臨近窗口的地方，有一對飛蛾正在翻翻起舞。蛾不大，只有拇指蓋大小，灰色翅膀上面大片的黑裡，透出一股幽幽的藍光。可能察覺到我的存在，這對嬌小的蛾在陽台僕僕亂撞，如同受了驚嚇般雙翅索索發抖，小小的身子拚命往紗窗縫隙裡鑽——牠們也和人類一樣，知道在異類面前羞怯和恐懼嗎？看來，如果窗口沒有紗窗，如果紗窗上方有一眼小洞，牠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投身而去。我想到飛蛾撲火的壯行，眼前的情景與飛蛾撲火的陣勢幾乎雷同。飛蛾撲火不是牠們的習性而是一種本能，死，對於牠們，似乎本就沒有明確的概念和疼痛，何況火光還是那麼的絢爛極致。看牠們那焦急的樣子，我急忙拉開綠色紗窗，為牠們提供奔逃的通道。可是紗窗拉開，牠們卻倏然返回，就在接近自由的咫尺之間掉轉方向，仍然盲目地在這個狹窄的空間撞來撞去，我只好動用紙扇，輕輕將這一對「冤家」趕出陽台。

這樣過了一天，又有一對蛾出現在陽台的窗口，我仍是如此讓牠們逃出，但是我心裡已經開始打鼓了。牠們來自哪裡？到底是什麼使牠們冒着危險隔三差五地光顧我的陽台？我觀察了下面前的紗窗，紗窗關得嚴嚴實實，再看其它處的紗窗，亦完好無損，腳下的花，也安然無恙。又過了兩日，當陽台上又一對飛蛾闖入我的眼簾時，我大吃了一驚，那三盆我從樓下搬回家中的長壽花，那

些原本有些病態的葉子，此刻竟有一半葉子乾枯，有的已經毫無生息地落掉了，看上去，彷彿被什麼東西吸盡了汁液，只剩下空空的葉殼，綻出彎曲的脈絡，就像死亡已久的動物，露出令人悚然的骨骼。縱使有的葉片還掛在枝上，也已變得非常的萎弱。

在陽台上種花，本就是個無奈的舉動。久住樓房，你不可能再享受與腳底咫尺距離的泥土的芳香，以及明媚的陽光。很少有人會在陽台上種出像在院落裡那樣鮮活的花來。然而就是種不好它，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一病之下讓所有的花枝葉葉無存。就在還掛着一半葉片的花枝上，我發現了一隻寄居在上面的蟲子。在那些捲縮了的花葉上，綠色蟲子的出現頓時讓人毛骨悚然。我一下恍然大悟，原來這些寄居在上面的蟲子，才是造成葉子掉落的禍首。牠們不光吃肉質飽滿的葉子，有些葉片未及長大就被牠們無情地吞噬。原來牠們在吃過這些長壽花葉之後漸漸長大，變成飛蛾出來，在我的陽台上橫行瞎撞，企圖尋找新的生命的出口！

我趕緊去扯那些快要死掉的葉子，那些寄居在小蟲子的葉子，再不扯掉，還會有更多的葉片被牠們吃掉，未來的狀況將會更加讓人觸目驚心。我一邊扯，一邊驚駭得汗毛直豎，不堪忍耐因視覺而帶來的各種不適與恐懼。一邊扯，一邊心臟撲撲亂跳，彷彿身邊到處都有這些蟲卵傳播的介質和路徑，除了空氣還有看不見的霧氣被眼前。從沒有過和蟲們搏鬥經歷的我，或被這個場面嚇壞了。我的花，我的三盆長壽花啊！

扯、扯、扯……當所有的葉子都被我扯掉之後，我停止了瘋狂的撕扯，把花拿到浴室的水龍頭下用清水反覆沖刷，我想用這個辦法沖掉那些害人的蟲子，把牠們已經隱藏下來的卵沖個乾淨。在我撕扯葉子的時候，我不僅看到了一隻隻令人噁心的青蟲，還分明看到牠們的卵附着在枝幹和葉的背面，湍急的水流會把那些敗葉沖掉吧？會把這些害人的蟲子還有這些卵一起沖掉吧？枯乾的葉片是沖掉了，沖淨了，可是附着在葉上的蟲是不會沖掉的，牠們的卵也不是那麼容易用水沖淨。望着腳下一蓬零亂的花，我束手無策了。

獨家 風聲 呂書練

由荷里活女星牽頭，西方名女人陸續站出來，揭發當年被掌權者性侵犯，至近日本港也有知名女性如跨欄女將呂麗瑤、港姐冠軍麥明詩等也自爆早年被「性侵犯」……其實，這類事在香港乃至內地娛樂圈不算秘密，有些可能只算是騷擾，甚至性交易。

兩性之間的吸引和角力是古老的問題，不容易講清楚，有女人因「性侵犯」而感到惡心、羞恥，但也有女人利用「性交易」達到向上爬的手段。但無論是哪一種行為，都涉及權力。

不過，說到最轟動的「性醜聞」當屬二十年前的「克林頓案」。克林頓在案中最後僥倖保住總統之位，而事件女主角、二十二歲的白宮見習生萊溫斯基卻成為受害者。

不知是否受「性侵新聞」引發，美國媒體翻出當年轟動全球的該案，其中在華盛頓特區出版的《國會山報》以《萊溫斯基醜聞》作大字標題，惹起萊溫斯基不滿。但今日已四十四歲的她不再是當年那位怯懦的女孩，經歷逾十年的沉默，她已是一位成熟的職業教師、演講家。她於是在推特發帖抗議，並幽默地將字眼改作「克林頓彈劾案」。

萊溫斯基的反擊及時又正確。她肯定有錯，「主犯」卻是總統克林頓。或許老去的克林頓沒有什麼市場價值，而萊溫斯基人氣再起，功利的傳媒以她的名字作招徠。

脫胎換骨

日前剛好看過一段萊溫斯基為TED演講的視頻，應該是兩三年前作的公開演講，鏡頭所見，她神態自若，雙眼充滿自信的光彩，比年輕時更具魅力。

在演講開頭不久，她就提到遇到了一位二十七歲的小伙子搭訕，她謝絕了。因為對方說可令她回到二十二歲的時候，以為是討好她，卻想不到勾起她的傷心事。她接着說，大概全世界只有她一個女人不想從四十一歲回到二十二歲的樣子。並反問在場聽眾：有多少人在二十二歲時沒犯過錯誤？

那次錯愛，令她成為網絡欺凌的最大受害者，被全球傳媒公開指責、羞辱，她曾經想過自殺，可幸熬了過來。這些年來，她看到有些女孩因為承受不起網絡欺凌而自殺了，決定站出來發聲。

其實，她的經歷值得借鑑，漫漫人生路，誰年輕時沒犯過錯？或者受到侵犯或冒犯，重要的是堅強面對，汲取教訓。若干年後，冒犯者會自食其果，而自己，則脫胎換骨。



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自揭初中時被前教練性侵犯。

琴台 伍采采

前幾日看了一檔綜藝節目，節目中有個遊戲環節，是一群還不懂事的「熊孩子」用裝在鐵鍋裡的大米練功夫——從金庸小說裡看來的「鐵砂掌」。鏡頭裡，孩子們歡笑着把雪白的大米弄得四下飛灑，大人們也以此為樂。我看着卻心裡難受。

在網上翻到一個關於南方人和北方人相互調侃的段子，歸納了一下，段子裡所說的南方人與北方人最主要的區別是在飲食上，譬如食用甜、鹹豆腐腦的區別，到市場買菜買一斤白菜和買一百斤白菜的區別，以及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麵食的區別。終歸還是「民以食為天」。

我是南方人，從小被培養的飲食調便是以大米為主食。在傳統的南方人的觀念中，「吃飯」基本就是指吃米飯，除此之外的如包子、饅頭、煎餅、餃子、麵條之類的麵食只能算是輔食和點心，多數的南方人如果哪天沒有吃一頓米飯，大約都會覺得自己沒有吃飯罷。

我小的時候過過一段「窮」日子。那是一段全國範圍的物質匱乏的窮日子，那時候糧食計劃供應政策尚未取消，糧票、油票每月定量供給

粒粒皆辛苦

城市人口，當時我和弟弟的戶口隨母親在農村，所以家裡只有父親一個人的糧票和油票。父親一個人的定量當然不夠我們全家人吃的，所以，每個月父親名下的糧油票用完了之後，我們所吃的米和油必須到當時所謂的「黑市」去高價購買。

父親從小給我們的教育裡有一句話：人窮志不窮。因為糧票不夠用，父親在「黑市」買回的高價米自然是十分珍貴的，但父親並沒有像其他大人一樣苦口婆心地說自己上班掙錢多麼辛苦，我們應該如何珍惜糧食，他平平淡淡地教了我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古詩，讓我們對糧食不單是珍惜，而更要尊重。父親對於讓我們珍惜、尊重糧食這件事最為嚴厲的一次，是當時還不懂事的我吃飯時漫不經心，掉了幾粒米飯在地下，被他要求一粒粒地撿起來都吃掉。從那次之後，直到現在，我吃飯時幾乎都沒不再掉過飯，而飯碗裡的米飯永遠會吃得乾乾淨淨。

父親退休後去了鄉下，每個月有幾千元的退休工資，即便我和弟弟不另給他花費，也能使得他自己有一份小富足的生活了。但父親開不

下來，除了種一些瓜果蔬菜之外，每年還要在門前的水田裡種上一季稻子，最後能打上一千多斤大米。

今年秋天回去探父親，遇上稻子剛收割晾晒完畢，父親打了新米讓我帶回。這些年總是花高價買一些泰國米、五常米在吃，因為嫌搬運和郵寄麻煩，極少吃父親親手種的大米。父親種的大米，經過原始脫粒機打出來後米粒細碎，賣相極不好，煮出來的米飯卻是清香軟糯，有着純粹的稻米的甜味。這味道是如今充斥在飯桌上的各類轉基因大米和高價的進口大米所沒有的。

忙碌了好長一段時間後終於有空收拾書房，從已鋪了灰塵的抽屜裡翻出夾在筆記本中的幾張舊時的糧票，據說這些糧票在收藏市場已經漲至巨額，價值早已超越了票額本身的千百倍。而它們在我心裡卻價值無窮，無法用倍數來計算的，那是一段與童年、與親情、與一個時代相關的永恒記憶。

對於在綜藝節目中讓孩子們把大米當遊戲道具玩得亦樂乎的那些大人，我真心希望，他們在讓孩子們快樂玩耍的時候，也該讓孩子們，包括他們自己，懂得對糧食的愛惜和尊重。